

让孩子们多一项技能,多一份选择

——访市少儿乒乓球训练基地创办人、乒乓球教练金德华

□本报记者 黄倍信 本报实习生 虞 薇

高温多日,接连数天三十七八摄氏度高温的灼烤下,人也变得困倦不堪。记者顶着午后似火骄阳,走进临海市少儿乒乓球训练基地,寻找夏日的活力振奋,也探寻基地背后的故事。

一进门,记者便被门口数盆满满的破损乒乓球吸引了。基地里三四十个孩子正在球桌上杀得痛快。“一天至少消耗 200 个球,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该基地的创办人金德华如是说。

为了乒乓,也为了责任

金教练刚刚从训练场上下来,他一身干练的运动装,精神饱满,面容可亲。他原先是一名省级乒乓球运动员。1998 年,他发现临海的乒乓球事业几乎已经断层了,便毅然回家办起了这个乒乓训练基地。而当时在整个浙江省,私人创办社会性体育训练基地屈指可数。

政府对于他们这项大胆的创办计划是极为支持的,曾拨款 20 余万元,将一座学校废弃的旧礼堂翻新改造成乒乓球场用作专门的训练场地。金教练则充分发挥他在业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聘请了 12 位同样顶尖的教练员负责平时的训练工作。

训练基地创办伊始,一切都很简陋,但金教授却信心满满,一方面是因为对球技的自信,另一方面源于临海人对乒乓球运动的热爱。“乒乓毕竟是国球,那时临海有一大批业余爱好者,还有很多退役的乒乓运动员,不怕没人来。”果不其然,一开张,名额便爆满。刚开始训练基地以古城小学为试点,而如今这个小小的试点已经星火燎原,教学点已经达到了 19 个,覆盖了整个台州。而当初的那一批教练员现在都有了自己的训练馆,负责各个地区学生的初级训练。其中基础较好的苗子则会被选拔到基地来进行进一步的集中训练。

如今的训练基地设在立发路,是在临海小学东边一块废弃空地上建立起来的,政府给了金德华 15 年的土地使用权,基地的建设全部由他自费。基地门口竖着三块牌子,临海市少儿乒乓球训练基地、浙江省阳光体育后备人才训练基地、国家乒乓球后备人才训练基地。最后一块牌是刚挂上去的。去年 11 月份基地通过了国家体育总局的考核,被评为国家乒乓球后备人才训练基地。同时被评上的还有宁波市和省体育队。这当中,只有临海的乒乓训练基地是民办的。“可以说,在业余乒乓球训练队中,我们这个基地在运动成绩、场地设备、运动员出路等,在整个浙江省都是最好的。”

从临海市级训练基地到浙江省级再到国家级,这一路走来,有很多艰辛也有很多感动。“我们教练员的工资是捆绑在孩子们身上的。一个教练最多也只能带 4 个孩子。我们目前这里有 20 个教练,近 200 个学生,也就是说每个月收进来的学费只够给教练们发工资,还要负责教练员食宿、器材消耗等,钱根本不够。”金教练感叹,“我们一年要参加的市级比赛有 4 个,省级比赛 7 个,全国的 4 个,除了一些代表地市队的比赛有补贴,其他的近 10 次比赛全部要去拉赞助,或者自掏腰包,确实太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家长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为了让家长放心,每次比赛他都亲自带队。“在外面比赛的时候,我们要管他们洗衣吃饭,还要负责他们的安全。没比赛的时候就陪他们练,每天至少一个多小时。我们和孩子们都非常亲近,他们对我们比对父母更有依赖性,很多事情不愿意对父母讲但是会跟我们说。”金教练讲到这里非常欣慰,“很多孩子从小学一直带到大学,有时还要帮他们

找工作、找对象。这种感情比一般的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感情要深得多。”

桃李满天下,淡看荣誉

谈到训练基地这些年的成绩,金教练颇为自豪,“我们创办十六七年以来基本包揽每年台州市乒乓球比赛的所有冠军,省内的奖项数不清,全国奖项也不少。”

金德华的办公室橱窗里摆满了各类奖状、奖杯,有市级、省级,还有全国级别的。说到 4 年一度的省运会,金教练颇多感慨:“我们是代表整个台州市参加的,一般是以临海小学和哲商现代实验小学为主体,每届成绩都很好。我当年是第六届和第七届的乒乓球冠军。直到第十三届,也就是我们创办以后第一次参加,才重新拿到冠军,当年包揽比赛的六枚团体金牌呢!”看着这些荣誉的象征,金教授不由得谈起自己的几位得意门生,其中有不少省级冠军,也不乏全国冠军。

国家青年乒乓球队的李增,浙江省乒乓球队中的葛昕琦,在意大利以乒乓为业的钱逸静等,都是这个训练基地出去的。类似这样的学生还遍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真可以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了。

其中还有一位年仅 10 岁的孩子名叫易爱川,一举拿下了 2014 年全国“娃娃杯”和“新星杯”乒乓球比赛的个人冠军。谈及这个孩子,金教授不由多说了几句:“他家是四川来的,家里挺不容易的。我看孩子基础好,给他减免了一部分学费。他的父母后来把孩子的户口也迁到了临海,并且在这里安了家。”金教练说像他这样技术水平高但家庭困难的孩子们,训练基地都会给予一定的优惠,鼓励他们参加训练。

金教练还透露了他挑选人才的秘诀。“我

经常去各个幼儿园转悠,观察孩子们眼睛的灵活度,身材的好坏以及身体的协调性,看到好的、合适的,我就去找他们的父母商量,让他们把孩子交给我们。”易爱川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当时他才 6 岁。

现在,对于荣誉,金德华已经看的很淡了,“我就是想让孩子们多一项技能,多一份选择。”因为自己小学三年级便辍学进了省乒乓球队,所以他对孩子们的文化学习十分重视。他认为相对于文化成绩而言,乒乓球同样可以作为孩子们入学升学的敲门砖。在他的训练基地里每年都有 10 到 12 个学生凭借出色的乒乓球技术拿到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同时基地每年也会为临海市的各中小学输送体育特长生。这对一些家境较为困难或者文化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另一条康庄大道。“学生们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训练只在课余时间进行。因为我在 10 岁的时候就被招进了省队,没有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掌握一门特长,这对他们来说是另一个平台和机会。”

今年 53 岁的他,与乒乓球打交道已经整整 41 年了,如今身兼浙江省教育厅教练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体育局教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学生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台州市乒乓球协会总教练等多项要职。在问及坚持的缘由时,他说道:“陪孩子打乒乓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虽然累,但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如今国家鼓励社会办体育,我希望民办体育也能和公办体育享受到同等待遇,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更多支持和帮助。”对于基地发展一直存在的资金困难,金德华直言不讳,被评上国家乒乓球后备人才训练基地后,财政部门将会颁发一笔资金补贴,倘若能全部落实到位,对基地而言明天将更美好。



图为姜宇健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信者无敌》中饰演闻一多。

本报讯 (记者王晏莹)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70 周年,近日,电影《终极胜利》正在天津、潍坊及北京等地实地拍摄。该片由香港老牌导演冼杞然(曾拍摄电影《西楚霸王》)执导,“莎翁”约瑟夫·费因斯和窦骁、姜宇健等众多国内外知名演员出演。

记者了解到,该片的主演之一姜宇健是一位地道道道的临海人。他曾就读于哲商小学和台州中学,1995 年,初中毕业后,他被浙江省艺术学校选中,专门学习越剧,1998 年毕业后,成为浙江越剧团青年演员。2003 年,姜宇健和著名越剧男小生赵志刚搭档,在现代戏《第一次亲密接触》中成功扮演阿泰而奠定了他作为浙江越剧团第四代男演员重点培养对象的地位,同时也因其扎实的戏曲功底在电视剧《荀慧生》选角时从众多人中脱颖而出,成功饰演男一号荀慧生。其俊朗的外形、细腻的表演深受荀家后人认可及业内人士好评。

为了寻求表演上的发展,成名之后,姜宇健先后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2004 年)和中国戏曲学院(2011 年)进行提升学习,这段学习经历使他在表演上有可喜的突破。近年来,在电视剧《钟馗传说》《活佛济公》《母仪天下》《博纳》《日出江南之大国船梦》《猎风行动》《杜心五传奇》等多部影视剧中,他都担任主要角色,并获得圈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姜宇健告诉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影视剧的拍摄是他进步神速的一个重要的动因,也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影视、舞台两栖演员,出演各种性格多变、层次丰富的角色。

现在,除了电影《终极胜利》外,姜宇健还忙于电视剧《恋恋阙歌》的拍摄。在《终极胜利》中,他饰演游击队队长王自强。在一次与日军作战中负伤,被窦骁饰演徐仁及约瑟夫·费因斯饰演的李爱锐救治,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后得知李爱锐被关进了日军的集中营,带领游击队员与徐仁一起营救李爱锐的故事。而在电视剧《恋恋阙歌》中,他饰演的是一位痴迷于中国艺术的书画大师范君白,这是一位为艺术而生也注定为艺术而死的角色。为了帮助挚友司徒恋(李圣铭饰)实现共同的戏剧梦想,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尊严及人格为其铺平艺术道路,最后却因司徒恋的背叛而迷失心智,进而实施一步步的复仇计划。同时出演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也彰显了姜宇健的演技实力。

他向记者透露,9 月 1 日,另一部由他主演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信者无敌》即将在东方卫视播出。此剧汇集了陈宝国、杨雪等实力派演员,而他在剧中扮演爱国主义者、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

“面对这样一个家喻户晓并且分量十足的历史角色,我是有压力的。”姜宇健说,历史中的闻一多,是一个兼具文采与抱负的爱国志士,博学多才,秉性耿介正直,襟怀坦荡无私,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很多人对闻一多有着固定的认识,并且年代久远,我必须跳出那个固定的圈子,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演绎,而这些唯有通过对历史的反复熟悉与人物内心深刻的揣摩,才能拿捏好每一处,这样才能给观众展现出一个鲜活的‘闻一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信者无敌》中,姜宇健饰演的闻一多在剧中与陈宝国饰演的范天喜有着精彩的对手戏,一个做事坚忍不拔却文质彬彬,一个行事荒诞不经却有理有据,两人在剧中要如何“彪戏”颇令人期待。

“希望在新戏中能给家乡人民和全国的观众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姜宇健说,虽然常年在外拍戏,但是对故乡姜宇健始终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最后,他也特意委托本报,祝愿临海的父老乡亲们身体健康,万事大吉!

临海籍演员姜宇健 从越剧走向荧屏

英雄归来

——观影《大圣归来》有感

□本报记者 王晏莹

形象。他不再是大闹天宫时桀骜不驯的大圣,而是被剥除齐天之名,加上了封印,无能为力又落魄,区区一介石头蹦出的普通猴子罢了。猴子依旧是我们童年的那只猴子,千变万化、无所不能,却像现在的我们一样,曾经为理想高歌,但最终被锁链禁锢住,恨恨委于现实。

在那片冰蓝深海,猴子沉入水底,而此时,眼前浮现了一颗毛茸茸的圆光头江流儿,乌溜溜的黑瞳仁,清脆地喊他一声,“大圣”。他伸出手,穿过冰冷的水,握住了那只残破的布偶。即使他的力量他的威风他的神通还压在那逃不出的五指山下,只要他能做那长安城中挂单一名小和尚的齐天大圣,足矣。

这个瞬间,在我看来,才是孙悟空真正挣脱封印的一刻。曾经的孙悟空正如电影海报上写的“一念成魔,一念成佛”,在它不可控的身躯里,存在着魔的杀性,佛的智慧,也有人的温情。在大闹天宫以前,他空有比天高的傲性和血性,却无人教晓他忍之从之敬畏之。也只有寂寞山中漫长五百年的禁锢,或许才给了他消停的时间,去怀疑,去思考,去发掘,除了翻天覆地之外该有其他什么,而光头小江流儿的出现正是应了这个机缘。或许,也是一种命中注定。

天真善良的小江流儿重新给了大圣勇气,他说,“大圣,有你在,就什么都不怕了。”他怯弱地将他小小的掌,贴合于冰面,五百年的冷被一滴血的温暖驱散,大圣终于归来。这一刻,孙悟空才真正打从心底重抖擞,我是真正的大圣,只要你需要,只要我可以。

有时候,现实会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不要做。因为好像有个很理性的声音在说:以你的力量,很难。那是多么让人丧气的事儿。可很多时候,人怕的不是困难本身,而是怕自己没做之前就心冷放弃。丧气是因为,我们逃不出那个窃窃的声音。那是让现实磨砺出的经验,没受苦之前就教我们畏葸不前。

所以,不管是虚幻还是现实,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英雄存在都还是必要的吧。“有他在,就什么都不怕了。”而这位英雄其实就是我们心中最无畏的部分,用来抵抗世间最大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于内心。让人打败自己心中的懦弱,勇敢地站起来。而这样的人,无不可战胜。

感谢这个暑假,《大圣归来》让我们找回了大圣和江流儿这两位守卫我们童年的英雄,并将勇气与爱赐予我们。有猴性,有人性,有喜怒哀乐,能嬉笑怒骂,会恶恶扬善,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孙大圣。大圣归来,其实也是英雄归来。

动画片当然是给小孩子看的。但是,动画片不是只给小孩子看的。新时代动画需要铭记的一点。



每年暑期,市区各舞蹈培训机构都会举办专场晚会,既展示学员们的学习成果,又丰富市民的夏日文化生活,吸引了众多的市民驻足观看。图为 8 月 1 日,小丫丫舞蹈学校在银泰广场举办的民族舞蹈专场晚会,部分学员正在表演《溜溜的康定溜溜的情》。

张玉萍摄

家训要传承更要践行

□宋金燕

立家训、树家风。前阵子,由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关工委及社会各界共同挑选的 63 条家训,作为首批优秀家训汇编成《临海民间优秀家训节选》一书,并在全市各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推广发放。一时间“好家训、好家规”成为热词,晒晒自己的家训家规也成为“时髦”之举。

站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关口,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各相关部门通过这样的方式倡导传统美德的发扬和传承,通过征集家训、汇编成书、广泛发放等宣传发动,让传统美德融入百姓生活,引领社会新风尚。这在笔者看来,是文明创建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它在人们的口碑相传中,从百姓家庭道德教育与继承上进行

引导,提升市民整体素养;它通过无形的力量,时刻感召大众,将城市文明的创建由表及里,由物及人,不仅是阐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表现,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的直接表达方式。全市上下正刮起的这场“家训家规”美德教育风,正逐步成为将城市文明创建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的“密钥”。

“坐而论道”,更要身体力行。作为年轻的一代,对于我们个体而言,家是生活所在,也是修身之所,如何传承家训、如何重塑家风、如何治家齐家,从现实意义来说,似乎更为紧要。

不可否认,书中记录的家训涵盖孝道、劝学、劝善、诚信、勤俭、和谐、励志、修身等多方面品德,看似只言片语的家

训,实则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家训的“往事重提”以最朴实、最精辟的语言,教育、警示下一代,是人们立身处世,持家立业和道德教育的传家宝。只是古往今来,也不乏一些原本有着良好家风的名流,其后人因经受不了各类因素的诱惑指使,将家训抛诸脑后,并不能作为子孙后代学习的典范。

因此,笔者认为,家训孕育于一个家庭“个体”,渗透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落实在日常举手投足的行为习惯,传承家训,更为重要的,是践行家训!

文化大家谈

我市发现清代画家傅濂自题“梅花老屋”匾



图为“梅花老屋”匾。

彭连生摄

本报讯 笔者从市文保所获悉,近日,我市发现清代画家傅濂自题“梅花老屋”匾。

深藏在临海古城九曲巷之中的清代著名画家傅啸生的故居梅花老屋在一年一度的岁月中老去,因年久失修,屋瓦塌

落,梁枋霉烂,庭院杂草丛生,已显得破败不堪,急需抢修。今年 8 月初,这座百年老宅在市文广新局、古保委及主人家的共同努力下,已修缮完毕。

在修缮过程中,工匠师傅在二楼地板上清理杂物中无意中发现一块薄木板,抹去积灰,上面有字,但不认得是什么字,来电告之文保所,得知情况前去观看。此匾系长方形,长 108.5 厘米,宽 35 厘米,厚 1 厘米,木质为杉木,刊“梅花老屋”四个篆隶,署款

“啸生自题”四个行书,这匾即为一些书画和历史爱好者们苦苦寻求的“梅花老屋”老匾。

这块木匾民国期间还张挂在傅家堂前中间,以后就不知道去向。曾有文革动乱时期给破坏了的说法。很庆幸木匾重新找回,文保所建议将木匾重新张挂在傅濂旧居庭院内后之书斋。书斋是当年傅濂读书作画的地方,匾重新归位,将必给这座乾隆晚期的古宅增添人文韵味,看匾思贤,见物思情。

傅啸生是清代中晚期浙江画坛上有一定影响的画家。号少岩,后号啸生,虞膳生。潇洒不羁,酷嗜诗、以书画名一时,诗品有奇气。工浅绛山水及墨竹,浅色花卉,有大家风范。然不轻为人作,后客四明,墨迹流传颇多,与定海厉骏谷(忭)、镇海姚梅

伯(燮),并称“浙东三海”。

他自己因在其故居南山墙外院中植了一株老梅,故将自己的院落以“梅花老屋”号称。傅濂的儿子名傅彦藻,中光绪十三年进士,也是临海最后一位文科进士,入载县志人物孝友。该屋又俗称进士第,但古城百姓还是以“梅花老屋”在传诵。(彭连生)

